

臘腸煲仔飯

你說那夢是輕盈盈的帶領你前往一片幻土，在那兒你可以自由追夢、勇敢尋愛。可我的夢卻是深沉沉的，是那一淵深潭，強硬地把我拉入那深不見底的回憶。那回憶，是一道道枷鎖，緊緊地把我給銬牢了。連一絲掙脫的機會都沒有。是的，我無法掙脫。因為我早已被那名為味道的記憶給狠狠的禁錮了。

青春的滋味應是酸甜苦辣四味；那酸，顫慄每根纖柔的神經卻在高潮過後留下芳香的尾韻；那甜，雖然牽動每根敏感的情絲，一旦失手倒入太多便會使舌蕾麻木；那苦，或滲透每顆細胞，或虛無縹緲、消縱即逝；那辣，咬破你的靈魂，雖然痛楚隨著血液在身體裡蔓延開來，你仍情不自禁的沈淪在那瘋狂的快感中，無法自拔。當這矛盾的四味相互融合交織後，便會渲染出一頁眾人所熟知的「青春」。可對我來說，這四味早已蕩然無存，我的舌尖早已麻木，只聞得到那嗆人的焦，感覺到使口腔滄桑的澀和嚐到舌尾那滲透每顆細胞的苦。而這些焦、澀和苦，這麼令人唯恐不及的滋味，竟滾燙地在我那名為「青春」的回憶烙下深深的足跡。

還記得在高中時期，母親迷上做臘腸煲仔飯這道菜，她曾告訴我這道菜伴她度過那段青澀年華，因此她想重新溫習那甘醇的滋味。可我母親和廚房卻只是對有情人不是一對有緣人，不論我母親再怎麼努力嘗試，她所做出來的臘腸煲仔飯那舞台上的光鮮亮麗早已不復存在，只剩那褪下舞衣後的黯淡無光，甚至是灰頭土臉。那焦黑的米粒、油腔滑調的臘腸、充斥著澀味且老黃的青江菜和乾涸的醬汁實在令人無法接受；更別說那鍋煲仔飯的滋味，是多麼的「驚奇」啊！一入口那焦黑的嗆味像星火燎原般蔓延在口腔中；當你咀嚼第一下，糜爛的臘腸油脂和過重的酒味與焦黑米粒嗆味相互攀附，那味兒就像是光著腳走在鋒利的刀口上，每一步都是錐心刺骨的痛，但不走卻會越刻越深；再嚼一下，那老黃青菜的澀味、乾涸醬汁的粗糙與上者結合，這種滋味大概就是把你討厭的食物前十名通通加到果汁機裡一起打攪的感覺吧？

而我卻從未想過這失敗了數百次的臘腸煲仔飯竟會禁錮我的青春那麼深。

在高三的那一年，我的生活圈縮小到只剩下學校和房間。房間之於我是一間牢房，而依著牢房角落那佔了四格磁磚大的書桌就如同手銬一般，折斷了我的羽翼使我不能自在翱翔；我只得「沈浸」在知識的領域裡，反覆地去鑽研和記憶。而我的腦袋偏偏又和數理無緣，每每見到代數、化學、解析幾何就如同看到佛經，老師上課的講解就有如嬰兒牙牙學語，我根本就不知其所云。無論我再怎麼努力，他們終究不肯親近我；而姊姊樣樣精通，考試從來不曾拿過第二名，因此母親對姊姊總是多了份溺愛。母親更認為既然我們都是他的孩子，天份應是不會相差太遠，所以每當母親看見我那滿江紅的考卷時，嘴邊那抑制不住的嘆息、眼裡那藏不住的鄙視，都實實在在的傷了我那比落花更加纖弱的心。有時，當那金黃如稻穗的陽光從書桌左手旁的落地窗緩緩地爬上書桌，再攀上我的臉龐，我的心便恍惚了。我的眼怔怔地望著窗外的世界，那是怎樣的一片祥和、美麗？腦裡那難解的數學習題、繁複的英文單字頓時化為一縷輕煙；那寬廣的平原、自在飛翔的小鳥和那不時吐著濃情蜜

意的花朵，這不就是能打開牢房的鑰匙嗎？我心想，十八歲！這該是多好的一個年齡？為何我們只能想著要如何考上大學、被國家死板的教育體制打壓，成天應付冷漠的「知識」（是的，我稱呼他們為知識，因為大人是這樣告訴我們的）只為了在選項裡掙扎！我們竟從未關心過社會時局、人情冷暖和鳥語花香！這樣的我們，應該只配被稱作「考試機器」吧？

忽然，一個充滿威嚴及不快的聲音穿過房門口，路過我的後腦勺，最後傳到我的耳裡：「才坐這麼一會兒，就坐不住了？你這樣是要怎麼考上好大學？你可要知道倘若你落榜了，是會使我們家姓氏蒙羞的！你為何不能和姊姊一樣專注地唸書？理科已經夠差了還發呆，你數理不好一定都是因為你沒有用心在念！你這樣，是要教你父親面子往哪裡擺？」母親語畢，便回到廚房裡繼續和已經失敗數百次的臘腸煲仔飯抗戰。雖然母親的那番話語早已屢聽不鮮，但每聽一次還是會在心頭多乘上一分難受的重量。倏忽，一陣燒焦味和慘叫聲將我的目光拉回數學習題上。我雙唇緊閉，手裡緊握著原子筆，腦海裡不斷重複母親的那席話，含怨的看著眼前的一切，心頭突然湧起一股無奈和痛苦，就像那焦黑的米飯一般，不論是在視覺、嗅覺還是味覺上都使人難以忍受。我恨！我恨！我恨透這一切！我恨透聯合考試！我恨透自己的數理成績！我恨透中學生活！我恨透這個國家的教育制度！我不懂為何國家要實施通才教育卻從不知道不是每個人都十項全能的？想到這，我的咽喉和眼眶不禁竄上一股澀味，其實我倒也不是真心討厭這些東西，只是母親對我的要求和一再的數落及比較讓我將這些長期以來的壓力轉移成「恨」的負面情緒。

我枯竭的心其實很渴望母親能夠多鼓勵我、關注我一些，哪怕只是一秒鐘！對我來說已足以成為剎那間的永恆。此時，我的思緒開始飛轉，說不定母親只是不會鼓勵人哪！其實他對我的關心和期許是比姊姊來的多更多的，所以才會對我如此刻薄！隨著澀味越演越濃，一顆顆的滾燙的淚撲簌簌地滴落到冰冷的桌面上；那股澀味就像是臘腸煲仔飯裡那老黃的青江菜一般，原本的好意是用來解膩、增添色彩，卻在整道菜失敗的同時畫蛇添足一番。就像我剛剛為母親的辯護一般，明明是好意的。可淚，怎麼落下了呢？我的心開始迷茫了，為何我要如此執著於母親的讚美？為何我要完成她的期望？那我的期望，我的夢想又是什麼？我緊握原子筆的手漸漸鬆開，沿著桌沿滑落到身側；我的眼望向書桌右側那扇連身鏡，鏡裡浮現那在壓力的刻劃下而蒼白消瘦的臉龐，臉龐上那因淚和累而佈滿血絲的浮腫雙眼和那即使眼眶再怎麼引人注目仍無法忽視的黑眼圈。我驚呆了！「這不是我！這不是我！」我在心裡大聲疾呼著。我的雙手撫上臉頰想確認鏡裡的人是否真實存在，當我發現這是真的時，我的手早已無力地垂下了。「我到底怎麼了？」我暗暗地問自己。原來我的人早已跟那臘腸煲仔飯的醬汁一同乾涸了，只能依附在那焦黑的米粒上。因為乾涸了所以從未想過自己的夢想是什麼。原本應該要像那臘腸一般油光亮麗，不只背負著眾人的期待更主導著屬於自己未來的一場表演，但到頭來真正在主導的卻是那火候。而現在的我就像是那失敗煲飯裏頭的臘腸，有著令人作嘔的糜爛油脂和過重酒氣。

我將目光從鏡子轉移到左邊的落地窗，看著窗外同樣的景色，只是夕陽將要西落，天邊堆滿了絢爛的彩霞，多美！是那麼的想讓人觸碰。觸碰！我突然驚覺，原來我一直迷茫、困惑的這一切，竟只是「自由」這兩個字！窗外的這一切，不，是自由，就是那能打開牢房的鑰匙。倘若我享有了自由，我便不用煩惱考大學、不必

在意母親的冷言冷語；我生命的一切將由我來主控！我可以自由追夢、勇敢追愛！可是現在的我，唯一能獲得自由的途徑便是考上一所好大學。因此為了那把鑰匙，我甘願繼續被禁錮在牢房裡，等待那一天的到來……